



书事



有书共读

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 来看看浙江作家 都写了什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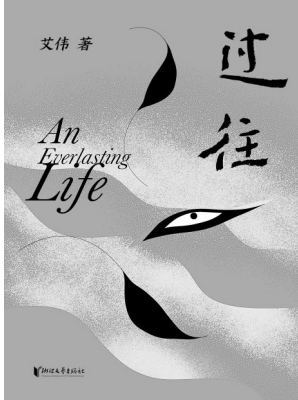
○吴月

日前,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在北京揭晓,浙江获奖作品共4部(篇),分别是:艾伟中篇小说《过往》;钟求是短篇小说《地上的天空》;陈人杰诗集《山海间》;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并申报的报告文学《红船启航》。

一起来看看获奖的作家和作品吧。

01

艾伟,1966年生,浙江宁波人。现为浙江省作协主席。曾获《当代》文学奖、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双年奖、汪曾祺文学奖等。著有长篇《风和日丽》《爱人同志》《越野赛跑》《盛夏》《南方》,小说集《乡村电影》《水上的声音》《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》等多种,另有《艾伟作品集》五卷。多部作品译成英、意、德、日、俄等文字出版。



《过往》简介

小说女主人公是一位越剧明星,年轻时以一曲《奔月》红遍全国,舞台上光彩夺目,生活中却与子女疏远。然而,晚年的她因身患重病,联络上久未联系的儿女,旧日生命中的一幕幕重现,关于“过往”的隐秘真相也逐渐露出水面。

艾伟以越剧《奔月》为线索,借用嫦娥的故事,用一贯敛容静气的叙述,持重沉稳的故事节奏,将藏匿于这个家庭内部的秘密层层剥开,充满叙述张力和情感能量,被誉为“人性和情感的胜利”。

02

钟求是,1964年生,浙江温州人。现为浙江省作协副主席、《江南》杂志主编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零年代》《等待呼吸》,小说集《街上的耳朵》《两个人的电影》《谢雨的大学》等多部。在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。获奖短篇小说《地上的天空》首发于《收获》杂志(2021年第五期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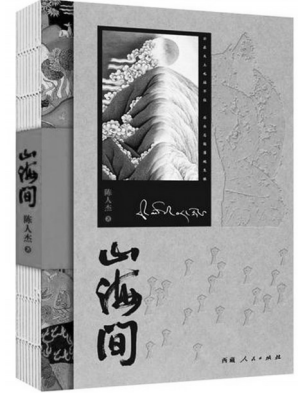
《地上的天空》简介

每个人都可能收藏着属于自己的秘密。这些秘密是有密级的,其中高密级的东西,就算是最好的朋友、最近的亲人也无法分享,这是个体生命的权力。在这个小说里,“我”试图闯入人们的心灵秘区,去打探一些内部消息。

故事讲述了邮局职员朱一围去世后,妻子处理他生前留下的一大批书,找到“我”帮忙,一个女人陈宛表示愿意以20万元买下签名书。但这个女人的出现,也让“我”发现了朱一围和她的秘密:两人曾签订“下一世婚姻协议书”……

03

陈人杰,1968年生,浙江天台人,浙江省作协会员。始居杭州,三届援藏干部,之后调藏工作。西藏文联副主席、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。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。作品曾获第四届昌耀诗歌奖、2021年度中国作家集团·全国报刊联盟优秀作家贡献奖、中国诗歌网2021年度十佳诗集、第五届中国长诗奖、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、《诗刊》青年诗人奖、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特别奖等奖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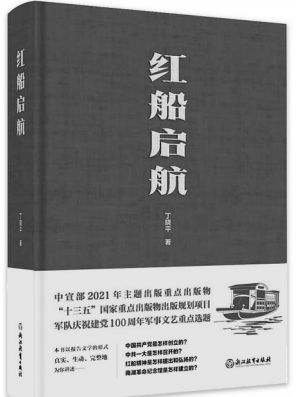
《山海间》简介

《山海间》收录近120首诗,是诗人走遍西藏山山水水写下的心灵之书,是雪域悟道的灵魂之诗、生命之思,也是高原诗歌向着诗歌高原迈进的愿望之书。细心的观察,精微的感受,粗犷的刚毅,忧郁的情怀,将个体的生命经验与西藏的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用生动的诗句记录了西藏的美丽风光和古老文明,见证了西藏脱贫致富的发展变化,是作者对自然、生命的理解。

04

由嘉兴市委宣传部、浙江教育出版社策划组织,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《红船启航》获奖。《红船启航》是著名军旅作家丁晓平历时四年潜心创作的一部横跨文学与历史、学术的长篇报告文学,是为庆祝建党百年,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,传承红色根脉打造的文艺精品力作。

丁晓平,1971年生,安徽怀宁人,现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,系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、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。著有各类作品20余部,曾获中国文艺评论“啄木鸟奖”、徐迟报告文学奖等。



《红船启航》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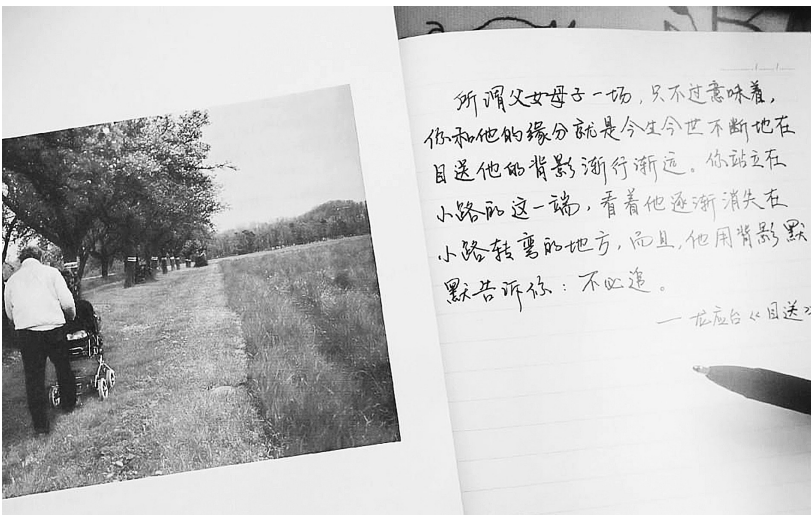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分上、下两卷。上卷“红船劈波行”写历史,讲述了“五四”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,“南陈北李”相约建党,以及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经过,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艰难历程。下卷“精神聚人心”写现实,讲述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三代馆舍的建立、南湖革命纪念馆“红船”的仿制,以及浙江人民弘扬“红船精神”的感人事迹。

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,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,与老舍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、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。旨在奖励文学创作和翻译,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。鲁迅文学奖各单项奖每两年评选一次,每4年评选一次鲁迅文学奖大奖。从1997年第一届,至今已评出8届。

忘却

——《目送》读后感

○邵炜恺



从“工惠悦读”换书活动中换得龙应台先生的《目送》已有时日,一直无暇阅读。5月底,“工惠悦读”推出了“读书践诺”活动,要求在一个月內践诺读完一本书,并打卡21次以上,我趁机得以细细品鉴了这本“人生三书”中的经典之作。

《目送》是一本生死笔记,深邃、忧伤、美丽。全书收录了73篇散文,写父亲的逝,母亲的老,儿子的离;写朋友的牵挂,兄弟的携手共行;写失败和脆弱、失落和放手;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龙先生写尽了幽微,如烛火冷照山壁。

很惭愧,这是我第一次读龙应台的作品。然而,这并不妨碍我从“代序”起,就被她的文字深深地撼动心弦。龙先生笔下的“她”,是一位正在逐渐忘却过往的母亲。无论是“小晶”还是“雨儿”,与“她”的对话,也是我一年多来经常温习的功课。

我也有一位“她”,也是一位老母亲,准确地说,是我的岳母。我岳母在幼年时即父母双亡,成了别人的童养媳,尝尽了人间的苦楚。幸而赶上了新中国成立,结束了童养媳的生活,嫁给了当年背着驳壳枪参加土改、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当地第一任乡长的岳父,开

始了翻身得解放的幸福生活,还担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。此后,岳父因病离开了革命岗位,拖着病体回村务农,几年后还丢下了年迈的父母与年幼的三女一子撒手人寰。

岳父离世时,最小的儿子(我的小舅子)还不到十岁,岳母顶着家里没有壮劳力的压力,含辛茹苦赡养公婆、抚养儿女。作为村里的妇女主任,还负责办起了村里的养蚕场。上世纪70年代,养蚕场作为当地中学的教学点,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农村专业人才。当年,无论家里多么困难,也不论村里多少人规劝,岳母始终顶着压力,让小儿女(我的妻子)和儿子坚持读书。最后,我妻子和小舅子不负众望,先后双双考上了中专,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跳出农门的幸运儿。

本来,随着儿女们的成家立业,孙辈也逐渐长大成人,加上国家农村政策的落地,岳母有了自己的社保,应该可以安享晚年了。但是,岳母是一个闲不住的人,九十多岁了仍然像年轻时一样走路办事风风火火,终于在去年上半年第二次摔倒后卧床不起。现在回想起来,从第一次摔倒开始,岳母的老年痴呆症状其实已经开始严重了。只是,已经习惯了她风风火火、泼辣处事性格的儿女们,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她发病的表现形式。随着卧床日久,她已经间断性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和亲人。

“姆妈,你认得我是谁吗?”“认识。”

“我是谁啊?”“你是……姐姐。”每次问她,她总是大着嗓门回答,但是,却把女儿叫作“姐姐”。卧床的日子里,已经难得有清醒的时候,就像龙应台在《雨儿》《明白》《胭脂》《五百里》等篇章里描写的那样,岳母已经逐渐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。在那个世界里,已然忘却了自己曾经为之呕心沥血支撑起来的家庭;已然忘却了对她孝敬有加、工作再忙也要利用早晚或者休息日伺候床前的儿子;已然忘却了自己曾经日夜牵挂着的孙子和外孙、外孙女。

记得在和“工惠悦读”的书友们交流时,有一次曾谈到过这种学名为“阿尔茨海默症”的病,才惊觉许多书友都有长辈得了同样的毛病。有书友说: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生命中的一些宝贵的东西,正在他们的指缝间一点点地溜走。人如一棵树,枝桠间的树叶,就是他的情感和记忆,阿尔茨海默症像秋风扫落叶一般,一点点剥夺人的情感和记忆。死亡不是终点,遗忘才是。这个过程是多么的残酷!

我是个无神论者,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。如果忘却才是人生的终点,我祈祷所有得病的老人能够忘却忧虑与病痛、忘却焦灼与困苦、忘却哀愁与折磨,可以无忧无虑、无羁无绊、无病无痛,可以带着阳光般明媚、幼儿般纯净的笑容走向传说中的天堂。

这种忘却,或许是给后辈的一种另类的慰藉?

读书,亦是读人

○雷虹



读书分享会现场。 雷虹 摄

从此决定去认识和接近金克木。9月3日,杭州解放路新华书店“悦览树”读书分享会请来《读书·读人·读物:金克木编年录》一书的作者黄德海,与几位嘉宾一起聊金克木(1912年8月14日~2000年8月5日),大家见识了一位“一生复杂好玩的要命”的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梵学和印度文化研究家。

在黄德海看来,当代中国,金克木是与陈寅恪、钱锺书齐名的大家。金克木通过学习和行走,不仅精通十几国语言,学术成就卓著,“成为自己”“确立自己”。上世纪80年代,他又不断“打破自己”:70多岁学习日语,并看懂了日文;因为精通多国语言,他研

究并引进国际最新学术界成果,有符号学、现象学、参照系、数理逻辑、量子力学、天体物理、人工智能、计算机语言、格式塔等,他津津乐道着“未来”,似乎是一个“百科学”教授;在去世之前的两年,金克木以86岁高龄又学起高等数学……

金克木的成长、受教、治学、情感、读书方法等,都是这场沙龙谈金克木的角度,大家进而发现金克木的为人处事和读书治学的“精神DNA”——他从不就古代论古代、就古书论古书,他关注的始终是古代和现在的联系,他以“用”引导“学”,以至于他能很快学会一门语言(这里面当然有天

赋),以至于他能以“学”和“发现”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,活到老、学到老,不断打破自己的学术界限,成为一名无界者。

“大家”是如何炼成的?《书读完了》《有这样一个老头》《续断编:金克木述生平》《梵佛间:金克木说印度》《明暗山:金克木谈古今》,以及集金克木诗文、学术著作、随笔杂文、译著于一体的《金克木集》,都是读金克木的窗口。黄德海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读书·读人·读物:金克木编年录》亦是。

读书,亦是读人、读世界,我们在“读”中收获成长、前行的智慧和力量。

我和书的故事

有一种情怀,叫新华书店

○邵凌虹

这世上,我始终相信有一种情怀叫“新华书店”。它是符号、印记、文化坐标,也是鸡汤、灯塔、心灵花园。

一千个读者,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一千个读者,也有一千个“新华书店”。新华书店就像风情万种的女子,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和回味。

有人在这里邂逅爱情,有人在这里排解寂寞,有人在这里追逐梦想,有人在这里释怀烦恼。而归根结底,他们都在这里遇见了更好的自己。

这是文字的魅力,这是诗意的栖息。红色的门牌,苍劲的“毛体”,令人心生向往。很多时候,我会想,一座城市可以没有肯德基,没有游乐场,却不可以没有新华书店,没有文化气质。

小时候,新华书店是我的父亲传递

父爱的纽带。父亲在外当兵,偶尔回家探亲,除了带些吃的玩的,几本书必不可少。从最初的漫画图书到后来的四大名著,慢慢地培养了我对阅读的兴趣,对书里世界的向往。

后来,上中学大学,口袋里不再羞涩,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精神食粮供给不足,于是尽力地买书,尽力地让自己的住处有点“书卷味”,就买各种各样的书,杂文、传记、哲学、心理学、专业书籍,有点闲钱就去买,反正钱花了有书在,不像吃的东西吃进嘴里就没了。正是抱着这一简单实在的想法,我买的书越来越多,学到的知识越来越丰富,内心也渐渐充盈起来。

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捧着书本,我常常在想,如果没有这些书本,那我

定会少了很多人生的趣味。这种趣味将会决定我是否能成为一个有趣的人。这种有趣,是宽容、豁达、善良、宽广和格局。而这些,都是从一个叫“新华书店”的火车始发站带给我的,带领我慢慢脱离眼前的苟且,依稀寻找到诗意和远方。尽管,我还在路上,可是我知道我一直在朝前走。

如今,工作多年,买书看书仍是难以割舍的爱好。总觉得,少了书,少了阅读,少了去新华书店走走,就少了点生活的滋味。社会多浮躁啊,可是内心需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撑和一往无前的追求。

书,给了我很多。从大学里的文学社,到初入社会的投稿,到如今的作协会员,再到自己“与时俱进”开设的个人微信公众号,我知道这些都是来源于不

忘初心,对书籍孜孜不倦地热爱。这种热爱,这种执着,相信会让我的灵魂变得更有温度。我也欣喜地看到,越来越多的人走向新华书店,越来越多的人在宁静中求致远,越来越多的人把买书看书当作人生中最大的投资。

人生是一场修行,行走的旅程,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,而读书无疑是最佳选择。阅读的枝桠开出花来,在不同人的眼中结出不同的果。能感伤也能冷静,能认真也能超脱。能应俗随时,也能潜藏非尘世的丘壑。

春风十里,不如有你。也许在每一个人的心中,都有一种情怀叫“新华书店”。它让我们最爱先阅读,珍藏过往,清醒现在,看到未来,用一点一滴的相伴相知,看到满仓满屋的收成。



一周一本电子书·浙江省职工书屋

《火车与飞鸟： 经济学经典俗语解析》



扫一扫识别
在线阅读

经济学不一定可以改变世界,但一定可以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的世界。时代发展到今天,从未有一门学问比经济学离我们更近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运用经济学规律选择和取舍,从消费、投资、理财、营销、管理到人际交往、职场竞争、爱情婚姻等,这些都是经济活动,含有一些经济学规律。生活有了经济学的指导,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,让我们可以过得更好。

这本书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,讲述了32个经济学的经典故事,并通过相关故事揭示了经济学的经典理论,包括看不见的手、囚徒困境、劣币驱逐良币、羊群效应、蝴蝶效应、破窗理论等。通过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和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典故,每个人都能轻松掌握经济学领域的经典理论。